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六編

清代稿鈔本

第二九七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六編

清代稿鈔本

第二九七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編

主編 桑兵
副主編 李昭醇 程煥文 劉洪輝

SPM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第二九七冊目錄

京報摘鈔

.....

京報摘鈔

不分卷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至光緒二十七年八月

佚名輯

鈔本

光緒十五年八月初四日京報

頭品頂戴安徽巡撫臣鄧華熙跪

奏為特叅將重犯失禁致令在

押結夥同逃之知縣請

旨革職以肅

功令恭摺仰祈

聖

鑒事竊據繁昌縣知縣史悠康稟稱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因公至蕪湖道署面稟地方事宜二十日晚得信人犯脫逃即於二十三日清晨馳回據典史面稟前由即提訊禁卒供稱二十日四更時分因狂風驟雨至黎明該禁卒一時睡熟監犯仇歡喜程行功李崑山結夥越逃等語查仇歡喜係毆傷胡國長身死案內審依鬥殺例擬絞監候解審發回監禁之犯程行功係聽從殺死李洪福等一家命解審翻供發回復審之犯李崑山係聽從行劫事王唐兆麟雜貨店臨時因別故未行事後分贓擬遣改軍監候待質之犯現已

會營協緝請查核等情當經臣批司將典史先行詳請 奏叅一面
委員前往復勘查明該縣公出有無捏飾暨將該典史及刑禁人等
提省發交安慶府審辦並飭勒緝各逃犯務獲旋據該縣典史金元
棣稟稱該縣史悠康係二十一日公出人犯仇歡喜等於二十七日
夜四更時分自縣署東首班管脫逃並非越獄請澈究等情亦經批
司飭令委員一併查覆辦理去後茲據布政使湯壽銘署按察使李
廷簫會詳委據候補知縣龔樹棠前往該縣查得縣署東設有押所
絞犯仇歡喜等實由押所脫逃該縣史悠康委係四月二十一日公
出至二十三日公回並續據該縣稟報逃犯仇歡喜已於六月十一
日在含山縣屬拿獲還禁各等情到司查該縣史悠康以應行監禁
之仇歡喜等提禁收押亦未率同典史小心看守致被結夥同逃已

非尋常疏忽可比又該縣係二十一日事後公出捏稱十九日公出更屬規避雖據稟獲仇歡喜一犯已在五日限外且尚有程行功等未獲詳請奏叅前來臣查該縣人犯仇歡喜等既據委員查明並非越獄實係在押脫逃典史金元棟並無看守押犯之責自應免其置議相應請

旨將繁昌縣知縣史悠康先行革職除飭司將史悠康撤任查究控報各情並飭將已獲之仇歡喜解省提同看役人等究明有無鬆刑賄縱情弊分別辦理暨緝逸犯程行功等務獲究報外謹會同兩江總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繁昌縣知縣缺安省現有應補人員請扣留外補合併陳明謹 奏奉 硃批史悠康著先行革職歸案查辦餘依議欽此

乙亥新聞報
八月十五日

上

皇太后書

杭州瓜爾佳氏
駐防

中國今日危迫極矣內憂孔亟外患交逼而其禍實發於戊戌八月
滿漢新舊之變夫權臣之造殃奸黨之助虐 太后明聖此時可以
窺其際矣臣不復言臣言無他曰和而已和兩宮以圖存和兩黨以
策自强和四夷以求自保而其始非殺賊某不為功奸賊某官某者
强悍無識敢為不道包藏禍心乘間思逞維新不可不殺守舊尤不
可不殺而況為神人共憤天地不容之人乎臣所欲言大畧如是如
蒙鑒我愚忠為社稷生靈之故勉賜一覽或有補救則如天之幸不
然死生聽之臣落筆時已有死之心無生之想也敢為 太后痛切
陳之

一曰和兩宮去秋政變事出倉卒人心危疑羣謂 皇上且不測讀

萬國公報則漢惠廬陵紙不絕書聽處士橫議則呂武胡靈詈不絕耳普天同憤舉國若狂聞所未聞忍無可忍嗚呼豈慈聖如太后尚有天地之憾日月之過哉則賊某實厥罪之魁也夫賊某之欺太后亦甚矣其一迫 皇上而幽之是辱君也其二脅 太后之復出是奪政也其三污某氏為大逆是逐賢也其四譚嗣同六人以無罪殺是戮忠也其五窮捕志士是禍黨也其六推翻新政是亂法也其七節制南北水陸各軍甚者練親軍一萬是盜兵也其八恃虎俄而媚事之是鬻國也其九啓列強之要挾是召亂也其十植私黨而同惡濟之是任奸也十欺既見萬罪自明天下人民可昭然於 皇上 太后之間矣 太后儼然天下文母也豈以賊某之污而有增損其間乎哉夫兩宮和利在上不和利在

下何以言之和則兩宮安樂融融洩洩慈孝相孚宵小無以肆其
奸左右無以伺其隙宮闈靜而社稷安矣故利在上不和則兩宮
隔絕傳疑傳訛猜忌日甚而左右宵小即乘之而播弄其間以肆
其虐以求其利一或不慎亡國隨之故利在下二者並舉其理易
明雖在至愚不勞言喻嗚呼 太后其有悔心乎雖然和之奈何
曰則必以復位歸政為第一義夫 聖天子堯舜之主也我二萬
萬王土四萬萬赤子所恃以保我救我顧復我者也天心所屬人
望所歸三月皇皇豈真忘天地父母哉蓋以文王蒙難中宗猶在
太后之為不過一時迷罔耳一旦翻然昨非今是順彼天命還
我舊君一反手間安危易治 太后又何疑焉 太后又何疑焉
不然嫁罪歸惡權奸常技彼賊逆將反我道而行之矣兩宮之不

可不和者此也

一曰和兩黨今日之黨滿漢而已新舊而已而論者復系之以一言曰滿舊漢新嗚呼其機可畏哉夫政變以來新黨之積毀亦甚矣而其說大抵不外二端一說新黨保中國不保大清一說變法利漢人不利滿人夫中國孰主之大清何國之分滿漢於中國歧中國於大清此亂臣賊子離散人心之謀也而懿旨乃公然頌之天下不其甚歟宜乎來滿清政府之奇號矣至於由後之說其謬尤甚夫變法自強非一人之私言一時之私計而天下萬世之公理也信如彼說則是變法既僅利漢人矣試問守舊也不變也而今之利於滿人者又安在哉何其可陋之甚也新黨之所以見責者如是而新黨之所以見信者亦如是責之愈甚信之愈深欲嫁

之罪反助其名含血噴人適足以自污其口而已矣夫自古亡國
黨禍為烈建甯之獄成而漢祚以移熙甯之獄成而金燄以入天
啓之獄成而明社以墟史策昭昭可謂殷鑒為今日計舍和莫由
非和不可雖然奈何曰其唯先之以動乎死者已死則褒封立廟
以旌忠生者長生則復詔求賢以保國其禍國殃民之輩則亟置
重典以謝內外然復新政改新制行新法叅酌至善無過不及或
以戊戌為戒或以戊戌為法先事可師前車足鑒百廢俱舉一意
維新庶幾天下有中興之望人人蒙更生之福大同小同羣策羣
力由分而合反亂為安區區滿漢新舊何有哉不然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天下事從此去矣兩黨之不可不和者此也

一曰和四夷大局亟亟列強逐逐居今日而始言和難矣哉然四夷

之不能驟然許我以和者勢也而我之不能以四夷之不許而終於不和者亦勢也和則或可以強不和必至於亡與其坐以待亡何如起而自強嗚呼獨不見新政百日中無一要挾之案乎夫三月維新五洲觀化一旦革政萬國乘間外患內訌中不容髮此行彼應捷若轉圜四夷之窺我久矣和不和視我一轉移耳而況皇上溥海內外至敬至信之聖天子也而新政又中外所謂盡善盡美者也以至敬至信之皇上行盡美盡善之新政而有不嚮風慕義樂觀厥成者乎吾不信也然而安內攘外道在務本若我無實力以求則彼將虛聲而應豈足恃哉豈足恃哉四夷之不可不和者此也

以上三端皆本原大計大局糜爛非此不足以挽回而其功則必自

殺賊某始不殺則 皇上維新而賊某率諸臣以守舊兩黨必不和

矣二者既去四夷何論焉夫賊某之死不足惜賊某之生實為害

太后其自思能殺則殺之不能則天下固人人思得而殺之失此不
圖後悔奚及吾恐鉅烟一至玉石俱焚天地突崩城狐同陷外則有
強鄰藉口義士勤王之懼內則有閹寺藏刀宮人握礮之防或以定
內亂為名或以清君側為義陸衛之士倒戈相向南北之軍左袒以
迎頤和園待為戰場萬壽山盡成焦土國亡身破天地一坑而況權
奸當國狼子野心練兵待時一發即動請命於將軍之右則渭水長
流投璽於丞相之前則渭陵安在豺狼當道坐死何為刀俎在人寄
生而已嗚呼 太后其危哉嗚呼 太后其悟哉臣今得泣血刺心
仰天痛哭以上一言曰以復辟為主以殺賊為用

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京報

貴州巡撫王毓藻

再黔省邊陲官吏多不知法度從前被劾佐雜有挾制長官姑息消弭者惡習相沿到今未泯去年臣督同藩臬兩司舉行大計因黎平府永從縣典史黃吉裳人極浮躁嚴叅革職該革員挾忿赴永從縣署指罵知縣曹正魁毀衣物甚多到省後屢赴卸署黎平府王德昌寓所持刀辱罵稟訴別項贓私又到藩臬司衙門呼冤詰問浮躁實據等情臣查定例被劾人員撫拾察覈官員別項贓私以圖報復不問虛實立案不行又假以建言為由挾制官府將暗昧事情污人者文武官革職軍民人等發附近充軍各等語今該革員黃吉裳罔知愧悔屢向考察官員嚷鬧膽大妄為行同無賴其稟訴王德昌別項贓私照例立案不行業經革職與民人同例應擬軍為不知法度

者戒除飭藩臬兩司訊明按例擬辦外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
訓示謹 奏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